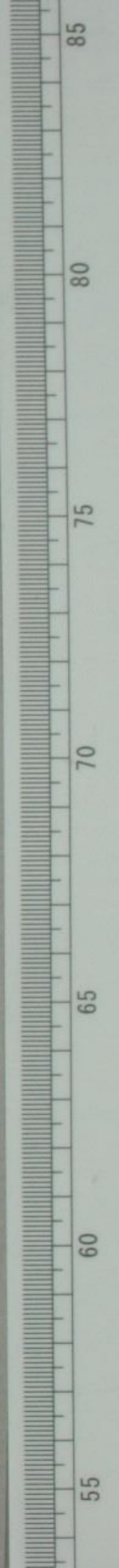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0



文庫11
D 292
90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雷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錡

吳玠

吳璘

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
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
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
高俅薦特授閣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列傳

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慕洵以慶陽叛攻環州浚命錡救之留別將守渭自將救環未幾金攻渭錡留李彥琪捍洳親率精銳還救渭已無及進退不可乃走德順軍彥琪遁歸渭降金錡貶秩知縣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使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

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
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解
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
遠遣騎趨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
議歛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
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
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
守柰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
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
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
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
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
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劔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
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
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
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
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

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襲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闔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徃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詔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以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

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
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
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
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
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
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
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
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
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

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
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
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
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
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
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
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
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
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畚休更
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方

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人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遠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噐甲積如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侯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

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
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
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
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從而比意欲損燕以南棄之
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
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
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
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
謀寢矣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
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
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
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
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
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路橋卧槍而
坐會沂中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
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
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
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之敵大敗
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

卽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
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
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
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濠州告急俊
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
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
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
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還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
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
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御敵宣
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
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
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
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益不相
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
皆逸錡見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
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若賊爾俊曰有卒歸言
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

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
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
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
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
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
太尉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建炎間有司決水
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錡始命
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詔錡遇大
禮許奏文資仍以其姪汜爲江東路兵馬副都監三十
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
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
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
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糧裹舡
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
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帥劉澤以城不可守請
退軍瓜州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阜角
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捷奏
賜金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師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
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
不戰而潰自青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分兵東出江臯逆趨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王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諡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

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所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眾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父葬永洛城因徙焉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方臘破之及擊河北羣盜累功權涇原第十將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

級擢第二副將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爲前鋒進擊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畧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冬劇賊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宣撫處置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璘掌帳前親兵四年春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帥婁宿與撒離

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而擁兵邠州爲援金
兵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金軍中目爲啼哭郎
君金人整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劾玠違節度
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
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
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
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
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
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
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
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
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
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
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
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
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
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
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

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入也玠
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
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將士
皆感泣願爲用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
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徂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
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
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
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繫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

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金兵至伏
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
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
總管兀朮旣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
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睨僊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
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
二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

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役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曰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以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百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歸玠急遣兵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僊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僊人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今分軍爲二兀朮陣

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志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日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斧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僊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七年遣裨將馬希仲攻熙州敗績又失鞏州玠斬之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飭國工馳視未至玠卒於僊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身為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晚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諡武安作廟于僊人關號

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拱扶馮壙搃拱亦握兵
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
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沒立與烏魯折合
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 軍
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垓伏發金
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
軍副都總官升康州團練使三年遷榮州防禦使知秦
州節制階文是歲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

命璘棄原別營僊人關以防金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
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
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
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於僊人關敵
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
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
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
窺蜀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
經畧安撫使知熙州六年親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
軍統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畧安撫使知秦

州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
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
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
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
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
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
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
屯延安以守陝旣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權宣撫司事
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爾
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逮

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
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僊人關於是世將
抗奏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
接近兵官賀仔諜知撒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
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
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僊人
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
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
真除宣撫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
路軍馬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

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
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
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僊人原璘厲聲折之
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
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
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
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
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
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
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

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侯十一年與金統軍胡盞戰

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初胡盞與習不祝合

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

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

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

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

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

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

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
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
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
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憐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
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
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
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廕戰璘以疊陣法
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
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
書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
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
成岷鳳四州經畧使賜漢中田五十頃十四年朝議析
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階成和
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
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右護軍爲御前
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守邊安靜拜少
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改判
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時璘已爲開府
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
撫使秋亮渡淮遣合喜爲西元帥以兵扼大散關遊騎

攻黃牛堡璘卽肩輿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
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制置使王剛中來會璘計事璘
尋移檄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罪以致討未幾
兼陝西河東招討使璘以病還興州總領王之望馳書
告執政謂璘多病粹有緩急蜀勢必危請移璘姪京襄
帥拱歸蜀以助西師凡五書未報璘已力疾復上僊人
關三十二年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鞏陝鞏惠逢四
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金人據大
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仲舍鞏攻德順已踰四旬
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

五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守禦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
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
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
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十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
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
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
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州受圍璘命
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諸將雖力戰
敵攻益急增兵至七萬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北嶺
仲敗績初仲自德順至原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持

滿引行以盧士敏兵爲前陣所統軍六千爲四陣姚仲
兵爲後拒隨地便利以列與敵鏖戰開合數十會輜重
隊隨陣亂行敵兵衝之軍遂大潰失將三十餘人始璘
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
奇不可委以要地及仲至原璘亦遣仲書謂原圍未卽
解且還德順書未達而仲敗璘亦無功還尋奪仲兵欲
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
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
城下而完顏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
精兵自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
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
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
甚衆三路復爲敵有拜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
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
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
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
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
詣闕遣中使勞問召對便殿許朝德壽宮高宗見璘歎
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人見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
使相踵又命皇子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

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
辭德壽宮泣下高宗亦爲之悵然解所佩刀賜之曰異
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
頃民甚便之三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上震
悼輟視朝兩日賻賜加等高宗復賜銀千兩初璘病篤
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
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
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

二篇大畧謂金人有二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
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
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
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
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
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
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
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
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
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

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部西兵詣行在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與戰守之宜挺占對稱旨超授右武郎浙西都監兼御前祗候賜金帶尋差利路鈐鑄改利州東路前軍同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以宣撫使總三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旣復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倚角爲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麾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

見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畧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左都監空平涼之衆以援合喜又遣精兵數萬自鳳翔來會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衆從之金人捨騎操短兵奮鬪挺遣別將盡奪其馬金衆遂潰挺勒兵追之禽千戶耶律九斤孛堇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前衄悉兵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蹙之敵不能支

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坡地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並河多沙礫善圯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夜半其將雷千戶約降黎明城破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卽位加璘兼陝西河東路招討宣撫使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酋引騎數千睨東山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具爲大車匿戰士廿六中將填隍而進挺命掄大木

植中道車至不得前拜武曰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中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子遂旋軍乾道元年升本軍都統制三年以父命入奏拜侍衛親步軍指揮使節制興州軍馬璘卒起復金州都統金房開達安撫使改利州東路總管挺力求終喪服除召爲左衛上將軍朝廷方議置神武中軍五千人以屬御前命挺爲都統制挺力陳不當輕變祖宗法事遂寢拜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

我以全力乘其弊茂不濟者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權牧奏絕軍中互市自以馬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乞歲市五百匹詔許七百匹始武興所部就餉諸郡漫不相屬挺奏以十軍爲名自北邊至武興列五軍曰踏白摧鋒選鋒策選鋒遊奕武興以西至緜爲左右後三軍而駐武興者前軍中軍營部於是始井井然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密修皂郊堡增二堡繕戎器儲于兩庫敵終不覺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爲振恤諭總賦者分軍儲以佐之全活殆數千萬蜀自諸軍宿師凡廩賜官率糴三之一視價高下給之名曰折估隨所屯地相爲乘除歲久屯他徙廩賜不易舊至有同部伍而廩相倍蓰者挺裒爲中制上之光宗卽位御筆獎勞而西和階成鳳文龍六州器械弗繕挺節冗費庀工徒悉劾爲之御軍雖嚴而能時其緩急士以不困郡東北有二谷水挺作二隄以捍之紹興二年水暴發入城挺旣振被水者復增築長隄民賴以安詔問備邊急務卽建增儲之策田是糧糗不乏四年春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十六贈少師開

府儀同三司挺少起勳賜弗居其貴禮賢下士雖遇小
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璘故部曲拜於
庭下輒降答之卽失律誅治無少貸璘嘗對孝宗言諸
子中惟挺可任孝宗亦曰挺是朕千百人中選者歲時
問勞不絕被遇尤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
五人職其次也曦仕至大尉昭信軍節度使以叛誅見
別傳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
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雅量有餘
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
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
風矣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
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宋史卷三百六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二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

出入行陣金人犯邠延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繩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兀朮以擒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邠省侍永奇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黃士_文等持書由蜀至吳_報朝事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憇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

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翹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局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爲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嚜訛爲陝西招撫使

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嚜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嚜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旣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嚜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疋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爲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臯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臯輩克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

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
權退保和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
和之鷄龍山將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
趣顯忠交軍軍中大喜於是有采石之捷語在允文傳
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可速進兵顯
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至橫山澗與金
射鵬軍戰統制頓遇重傷韋永壽死之敵兵敗走金主
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將
一萬九千人百六人行賞有差張振功爲最詔賜顯忠
五千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京畿等處招討使擢太

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
卽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
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褒新立山東河
北豪傑蠡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
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
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
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廊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
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
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
隄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

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

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特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六十三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之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搥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

苦戰乎人心遂摧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
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
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
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建康統
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
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
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邵顯
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
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曰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
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

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
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
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
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
東副總管賜銀三萬兩緡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
崇道觀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
師上竒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
國宮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
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入見給真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
賜第賜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祖宗閔永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於難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兵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羣盜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楊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惺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閣門祇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滎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爲御前右軍統領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

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與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十首破賊于玉隆觀追至筠州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竒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柰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俊奏

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乏帥朕所選爲不可易也存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癯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寢脩三年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殺王官存中討平之除帶御器械加保信軍承宣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六年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

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
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
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之
初入也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
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往泗州與俊
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之曰一人渡江
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
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旣而與猷兵遇
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
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
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
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
見鬚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
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
彥舟方圍光州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
數百艘車數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
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
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
故事也不允七年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鄜瓊
諸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
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
子鎮存中欲卽擊之或以爲不可存中不聽留王滋蕭
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
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參議
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於是有權宜退
保之命旣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冬引兵
還行在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
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
人戰于柘臯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
爲判官王德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金人
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
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
山是役也矢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
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
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
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
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
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
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

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
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
俟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
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
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軍
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
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存中乃
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
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拓臯之功而擒濠梁之敗也十二
年徽宗梓宮贖永固慶命存中都護竣事拜少傅以保

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請太學謁先聖帝
曰學校旣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羽林士皆通孝經况
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
密使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
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嚴凡二十五載
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敕令所刪定官陸游司封
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爲言三十
一年罷爲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
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
棄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間之上章乞免密竟

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弊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駕還以存中爲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

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尙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尙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
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陞辭賜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帝親禮賜之曰諸帥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

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
盟乾道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
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
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爲之出
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存
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便進
當行軍法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
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不安寢者
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爲舊臣尤禮異之
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難存中旣顯請于朝
宗閔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日報忠又以家廟
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
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
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
斥存中奏爲統制官後爲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蹶
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築
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
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僕工部侍

郎倓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千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寒水源以渴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帝問西事浩曰臣在任

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

將設備已而果攻涇

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鄰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卽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西北卽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

來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浚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耻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撥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浚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浚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浚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浚與吳玠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饑民相聚米

倉山爲亂浚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襲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浚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鞠不同由是與浚意不協朝廷乃徙浚知金州兼承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浚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浚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金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浚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

節度使五路陷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閣職是歲分利州爲東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諡恭毅淳熙元年賜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人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首長二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鷄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

毋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
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劫破之升隴州
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易穀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
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選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
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撒离喝裒精兵
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
此地爲蜀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
態多端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
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二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
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
還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年
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
定居民秋毫無犯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
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毋留敵境間遣人省視之毋惟勉
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毋及兄弟歸乞祠以便
養不許詔封其毋感義郡夫人以政爲熙河蘭鞏路經
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十年徙利州又徙
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
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府城南砦敗
之獲戰馬數百毋卒起復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以拒

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
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
年秋金將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
會于仙人原世將授以攻取之策政出和尚原浩出商
州以爲援璘駐秦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
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于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
欲攻拔其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
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
潰政乘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
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人見條奏詳明帝

善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
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年
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
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築
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休兵十餘年未
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
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
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
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敗其亦

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金川蜀數
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柰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
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
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閔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
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首而還補
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

列傳

一

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古穢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焚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開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光世將先鋒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蓋行陳不介冑知爲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投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德德兵傳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清遲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竄則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古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卽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

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降德
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
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舊秩加武
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
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
彊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楊數郡旣而又遇敵于
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
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
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
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
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
耳先命令軍持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
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
異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
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逾世忠度
將及麾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
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卿來繼介不足
竄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
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爲行營左護軍
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至桑

根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千戶十餘人五年改環慶副
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
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殿帥楊沂中統制張宗顏
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挺身走
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
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
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
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鄺瓊副之瓊與德故
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
曰銳勝十年鮮穎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

春馳至蘄縣與敵游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去因
潛帥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僞
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
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
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温馳入閉
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途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
先登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
時戎將鄺瓊屯亳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日夜艾芟易
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
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

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

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擊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琦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復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

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人夏國有戰功金人攻
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爲河北招
撫使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
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
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彥壘圍之
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其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
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
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其苦未
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德劉澤焦文通等

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
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
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
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
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
後而不敢擊旣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
本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
遣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
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
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

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闌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即請爲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蠡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旣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

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櫝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

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
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
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
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
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
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
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
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闕董
貴祁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
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
掠白石鎮彥與關師言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
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
入侵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離曷自上津
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
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
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
陰縣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
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荆
南府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
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

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鬪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卽召矣九年卒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

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遣人

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
民之意城上民間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
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
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
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
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
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
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
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
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
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
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
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
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
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
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以待衆殊
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
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
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

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間復鬪戰移時身被數十槍胃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義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褚道坦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卽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反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爲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

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寶旣捷勝亦還州爲捍禦計
金兵至營于城北砂巷列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
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主叛盟失信無故興兵我朝以
仁義之師來復舊疆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
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
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
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
兵追將及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
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
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
竟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
悉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單
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士
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西南來
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閣門祗候
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崕山
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自新橋關子門
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
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城上鎔金液投火牛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距海州爲長垣包州城

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
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勝爲旗十數書其
姓名密付諸將遇鏖戰卽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
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
酒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
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
勞士卒期約有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
還矣初亮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頃他時取之易
耳亮旣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犒以
酒食厚賂遣還者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

示以不疑周其寔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
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
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
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
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
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
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金人復遣五斤太
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
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
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

衆塵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實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爲殿時百姓以寶旣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謀爲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實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率兵夾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玉師出勝親邀於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克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

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府亦遣賈和仲克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

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
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
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
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
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
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
以方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
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
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
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

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
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
度使諡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
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木以歛
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昌承信郎
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者過淮東始
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兩鎮節鉞沒入
家貲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爲賈和仲誘隸別屯
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入京口屯駐前軍郊添差
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

當與優異又曰人材湏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讐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十二萬于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

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者寵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鷓兒以姦貪屢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爲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
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
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
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鵬孫革
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
其書皆無有乃妄稱憲貴已焚之矣但以衆證具獄語
在飛傳憲坐死籍家貲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圓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人莫邪關第
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
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禰成敗再興走躍入
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
興竒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
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
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斬五百餘人俘將吏百人餘黨
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得糧二
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又得僞齊所留馬萬匹
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
鄆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
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

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
兵十二萬于臨穎再興以二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
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戰
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皐聚衆
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克留守東京
皐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榮州
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皐十餘戰皆捷加果州
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
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皐潛軍于寶豐之

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克五軍都統制又與孛董
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僞齊乞師于金人
寇皐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俾其
酋豪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
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
湖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即辟爲唐
鄧襄郢州安撫使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僞齊使李
成合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州飛遣皐
行裹三日糧糧未盡城已拔執嵩斬之得卒五千遂復
隨州李成在襄陽飛遣皐以騎兵擊破之復襄陽金人

攻淮西飛遣臯渡江自提兵與臯會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臯遙謂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中侍大夫從平楊么破之么技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仆臯投水擒么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除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克湖北京西宣撫司左軍統制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金人渝盟飛命臯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成德軍承宣使樞密行府以臯兼提舉一行事務宜撫司罷職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臯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穎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

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穎昌劉政捷于中牟張
憲復隸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
西京臯及傅選捷于京西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
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金
人干垣曲又捷于心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保成
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喬握堅等
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在河北取
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
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

胡闕休字良敬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闕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朔知兵科闕休應試中優等補承
信郎金人圍城闕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闕休欲結
義士劫之何棗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闕休
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闕休
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
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闕休作致寇禦
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
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闕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
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闕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

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
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
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
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
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
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
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
寃死悲夫

宋史卷三百六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縣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俊從子子蓋張宗顏劉光世

王淵解元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
年十六爲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
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九

列傳

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羣寇功最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
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守命制置使
种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
進擊殺傷甚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
急令退保金人謀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
師中死之後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
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兵馬
大元帥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英
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
月從高宗至東平府時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爲都統
制討之與數騎突圍撓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
練使尋加桂州防禦使中書舍人張徽自汴京齎驥詔
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計俊曰此金人詐
謀爾今太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
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
香劫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
遂徙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
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旣而汴京
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許俊
曰太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下洶洶不早正大位

無以稱人望且白歌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子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蔣和尚等于蘆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旣而敵掩至已逼近備

俊亟奏督甲乘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及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僞拒不受三軍洵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湏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爲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

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
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克棄建
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
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
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
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癸卯除夕金兵
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
之於是統制湯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
舍舟登岸力戰殿帥李質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
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俊令

小校往金人與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
情慮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
年正旦忽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
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
數夜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日敵再至
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羣
盜蠡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
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
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六月攻
御前五軍爲神武軍俊卽本軍爲神武右軍都統制除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羣盜悉平改
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
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疆據江淮湖湘十
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造符讖蠱惑中外圍
江州久未解時方患之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
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
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
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
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
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
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
俊用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
陳思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
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
帝賜御筆謂亘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
收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
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
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
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據石矢

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旣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旣無宿心必逕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帝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羣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七年

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
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
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
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
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
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
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
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
年酈瓊在亳州俊以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
乘勝趨亳與俊合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

花迎俊遂復亳州留統制朱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
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
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
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爲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
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
退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
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
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
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
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

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
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澣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贊
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
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大傅封廣國公
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
罷爲鎮洮寧武秦寧軍節度使克醴泉觀使初檜以俊
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
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敕修
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
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
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爲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
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
錡岳飛並爲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
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冤獄韓
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諸
將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
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興土木
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歛以一品服
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
子仁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猷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江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勦之子蓋從俊擊猷于藕塘授閤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與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蓋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蓋與錡會大戰於柘皋敗之軍勢赫張兀朮復攻

濠州子蓋又敗之于周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

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
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
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卽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
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蓋受命還招金大將蕭
鷓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
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
從俊征討藕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
一捷可稱云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爲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
之宗顏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閩鄉酒稅積官至涇原
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爲統領從俊
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其城明遁
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
前軍盜楊勅破松溪命宗顏及李捧陳思恭討之宗顏
次浦城不進勅又掠建州宗顏趨南劔州與勅遇遂歸
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與求劾宗顏三將並
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
與成將馬進戰王隆觀敗之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
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
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

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襲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
宣撫司前軍統制偽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
浚遣楊沂中與俊合檄宗顏自泗州爲後繼與猗遇于
李家灣大破之橫屍滿野猗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
騎抵城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
金人言曰此張鈇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
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奉
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新州防禦使方臘反延慶爲

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意破之
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一延路兵馬鈐轄時有事燕薊
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將郭藥師降
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虛趨燕以光世
爲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三官河北賊張迪
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
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卽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
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克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
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
險阨光世據之敵至敗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

汴京光世入援聞范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
詔止勤王兵光世以爲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旣而潰
兵至具言京城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
帝決圍南去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
金戰光世難之謂道趨虢遂至濟州謁康王命爲五軍
都提舉王卽皇帝位命爲省視陵寢使尋爲提舉御營
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
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
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也
將潮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王德
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其後軍
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檢校少保
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
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
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援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
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
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
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爲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
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爲亂素
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

諭以勤王光世不從留願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御營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傳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傳僅以身免迨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克節制光世言受克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一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州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

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馮楫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鄺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克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

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浚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顯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中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江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因剗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枯稭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

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緡帛方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將出

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頤浩至鎮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十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靳賽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程瑀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汙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

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爲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光揚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扼馬家渡遣鄺瓊中無爲軍爲濠廬援賊乃退光世奏鄜延李侂充閣門祗候言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在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嫌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讐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竝封其三妾爲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爲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晟破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楊沂中將精卒爲後距劉猷驅鄉

民僞爲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難守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鄴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遇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人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斥光世引疾請罷

事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克萬壽觀使奉朝請

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後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鄴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路如淵時爲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

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格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叔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逋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爲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淵字幾道熙州人後徙環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遠砦諸羗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興師城澤州羗悉衆來爭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宗砦坐法免宣和五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爲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逆戰而偽道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閣門宣贊舍人權京畿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

護餉道戰敗為敵所獲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楊惟忠辛興宗破羣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冢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行朝不相

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遙保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蠱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揚子橋期年羣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

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傅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缺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爲愈不平伏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

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雖乃我何愛爵祿曷若爲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魯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倚

鮮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

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酋
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閩門宣贊舍人苗傅劉正彥之變
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旣衰擒于浦城四年三月
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
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鈎拔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
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
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爲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
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薄元獨跨馬
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
守之屯壯銳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旣得其形勢
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
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
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金進賊遂平敗相州觀察
使紹興四年金人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
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
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
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
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
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
十八人止遣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

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
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北數
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
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
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
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
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爲樞密使以元
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
十四贈檢校少保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
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
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
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
斥堠不謹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
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
守將經略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
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
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

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金游騎
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
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
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
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
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
召端會雍耀聞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
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庶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
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
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
出師爲援三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鯨來與師範會庶
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
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
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諜知端
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
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
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
運判官張彬爲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
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
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

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卽行不如蕩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觀察使知鳳翔府王瓌將兩部發興元比庶至其泉而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旣而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卽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疆得以專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劾待罪端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瓌不應會有告瓌過邠軍士

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瓌謂中孚曰瓌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瓌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兵玠龔斌擒之端自龔宗諤殺之二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兵已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况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

河東則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
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
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
屯宜祿玠先勝旣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
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
得不掾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
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
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
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端旣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
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
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敗劉錫浚欲慰人望下
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旣却退之後先自
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叙端左武大夫興州居
住紹興元年正月叙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
徒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
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
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
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
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骨浚以隨
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

馬名鐵象曰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
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燬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
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
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
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
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
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
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身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

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
致鄴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君子
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
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
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
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
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
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寃蓋亦自取焉爾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終

宋史卷二百七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

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
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軍置都
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
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主任馮穀張昇
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
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
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
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
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
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

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卽率所部渡淮旣而審金主
亮已斃所遇乃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
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
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
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
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
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
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
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
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

宋史卷三百七十一 列傳 二
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卽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援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誨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爲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爲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

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廼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受命卽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恍惚願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卽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佐已焚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槩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輩各署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

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膠西石曰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與備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俄有風自施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碇舉帆帆皆油纜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垠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僉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爲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爲表裏援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使沿海措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具

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努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韜爲真定帥募勇士擇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卽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木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其人爲樞密使詔進閔棗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

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已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旣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

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壯軍回駐鄂亮死
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
南岸軍士喑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護
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
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
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閣門內侍皆
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
事尋復爲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奪慶遠節乾道
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

同三司子十一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
授河北隊將成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援京
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
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俊置靖勝軍以密統
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金
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露立水濱麾舟
濟之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
及楊沂中與姝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
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

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奔
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後營合肥出西路時水
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
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
竹間敵疑宵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
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宜州觀察使
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
橫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
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
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

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
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
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
爲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
徹禁旅防守密不爲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爲醴泉使
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脩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
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
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
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

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
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改集英殿
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起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
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
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
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
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
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

帝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
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
誅浚以此竒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
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
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
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
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
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
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
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

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
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
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
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
補前愆而贖後咎柰何乃爲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
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
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子羽命
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
有備引去明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爲玠所敗浚移治
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
之明年玠以秦鳳經畧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
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閑糴二鎮病之玠彥皆
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
知興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除竇文閣
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
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卽越境而東
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
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
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

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撤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如此浚雖衄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爲言者所論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爲裨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乏糧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旣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助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復徽猷閣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提舉

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傳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薦教之異時卒爲大儒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二年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起湖南北爲荆湖提刑祉旣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進直祕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辭不行三年陞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驛江

上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戒嚴獨韓世忠統銳卒在高郵金旣陷漣水破山陽盱眙遂犯承州祉上章言宜遣兵爲世忠援旣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祉再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師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人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禦且令守江防海祉獨抗言

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衆十萬已
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
帥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參謀軍事
往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
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鄺瓊
爲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
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
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
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
雖有大過亦闕畧况此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保無
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
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
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肝
貽楊存忠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
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
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
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
馬鈴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
入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
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

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爲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旌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人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

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卒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旣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饟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旣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

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僉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

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閬聞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至卽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

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闕吏乞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雜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璘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姚仲知西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爲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州大安軍七郡爲東路治興元命政爲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州爲西路治興州命璘爲安撫而命浩爲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之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時軍已罷移屯內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青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搃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

宋史卷二百七十終

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樞密院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白時中 徐處仁 馮澣 王倫

宇文虛中 湯思退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為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

一

進慶國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
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
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
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書省時燕山日告危急而時
中恬不爲慮金人入攻京城脩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
曰萬事湏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
尾邪欽宗卽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
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
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
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報於
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
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
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
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
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
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
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

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
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
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
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久之以顯謨閣
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
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廷康殿學士
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
天下事處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
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

圖者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
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
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檢百姓旣足軍儲必
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
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
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爲亂處仁亟
見留守薛昂爲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陽蔽遮江淮
乃國家受命之地脫有非常吾助君死守語聞于朝起
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王革慘而怯盜無
輕重悉抵死小有警輒閉城以兵自衛處仁至卽大開

城門徹牙內甲兵人情遂安徽宗賜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卽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卽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濬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敵應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童貫部勝捷軍衛徽宗東巡貫旣貶軍士有惡言徽宗將還都人洵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妄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扈駕禮儀使統禁旅從出郊迎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頓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諉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爲

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爲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爲陛下惜之乃抵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事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

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助种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爲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澣字長源晉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爲祕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爲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澣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事再謫靖康元年澣爲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不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澣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不自康邸出使除

澣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示行尋除書左丞金人犯
闕詔宗室郡王爲報謝使澣與曹輔以樞密爲副留金
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詣金營澣扈從張邦
昌僭位與澣有舊取之歸以澣康邸舊臣命爲奉迎使
爲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言者論澣嘗汗僞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
殿學士致仕卒澣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庭堅以言事斥象州死妻子流離澣力振其家及入
諫省奏官其一子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
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行
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
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
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
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
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桌以倫
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選
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
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
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倫二帝在黃龍府倫

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姑平府潛通意由走兩宮
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見驛見倫
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而國約爲兄弟萬世無
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
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謂吾國果先
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
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
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
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
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

和決非江南清實持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
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
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
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
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
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永
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
驕倨少損遂拜詔訖事倫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
事辭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

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爲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旣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傅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倫報曰國書湏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迓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肯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旣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亶首謝廢豫次致使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閣門事藍公佐爲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旣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

肆嫚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旣又以倫爲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師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卽遣介具言于朝乞爲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簫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

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會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監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

年六十一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贈通議大夫賜其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聞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愍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直夾攻契丹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法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己當圖萬全今邊圉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儲安危存亡係茲一

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自遭女真
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
縻封殖爲我蕃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鄰
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不可以
言說誘持卞莊兩闢之計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之兵
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
臣恐中國之禍未有寧息之期也王黼大怒降集英殿
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
卞粘罕分道入侵童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爲卽與虛中
及范訥等謀以赴闕稟議爲遁歸之計以九月至汴京

是日報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
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奏今日宜先降詔罪
已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
任之卽命虛中草詔畧曰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
權貪饕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
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改過可
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帥姚
古與秦鳳帥种帥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
衛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弟宜以一
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

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金騎至城
下放兵掠至鄭州爲馬忠所敗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
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達汴京虛中亦馳歸收合
散卒得東南兵二萬餘人以便宜起致仕官李邈令統
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兵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西兵
俱潰金人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人奉
使辨劫營非朝廷意乃姚平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
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
濠橋道逢甲騎如水雲梯鵝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旣至
敵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
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耆語
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
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日
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
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上
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
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劾以議和之
罪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
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

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爲副明年春金人
僉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
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
韓昉輩俱掌詞命明年洪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相睿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
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
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
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
不屈遂詔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

運判官檜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
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
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鹵目之貴人
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嘉美之名
惡之者適其字以爲謗訕由是媒孽成其罪遂告虛中
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
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
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虛中
與老幼百口同日就焚死天爲之晝晦淳熙間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且爲置後是爲紹節官至

簽書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兼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叅大政先是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適已過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叅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

黨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旣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

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
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棧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
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
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
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金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窳仲
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
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
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
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
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
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旣而金專
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
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
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
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
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
以雪耻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
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旣得海泗唐鄧又索

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澣之邪枉湯
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
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
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宮竟不受見迫而死悲夫較之
虛中卽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
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寬
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68-11407

